

我吓坏了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奶奶一把把我揽进怀里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嘴里一遍遍念叨：“霍列霍列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霍列霍列”的声音，它好像在我与屋顶上隆隆作响的雷声之间筑起了一道隔膜，把我保护起来。

过去很多年，等我长大成人，我才知道，“霍列霍列”是萨满神歌里的唱词。至于它的含意，大家说法不一，一说它只是一个衬托词，没有实意；一说它应该是咒语，包含召唤超自然力量、祈求上天庇护之类的意义。

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。应该说，“霍列霍列”是一个既神秘又古老原始的语言，是人类向大自然传达出的心声……

霍列，霍列

狼髀石

觉罗康林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我吓坏了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奶奶一把把我揽进怀里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嘴里一遍遍念叨：“霍列霍列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霍列霍列”的声音，它好像在我屋顶上隆隆作响的雷声之间筑起了一道隔膜，把我保护起来。

过去很多年，等我长大成人，我才知道，“霍列霍列”是萨满神歌里的唱词。至于它的含意，大家说法不一，一说它只是一个衬托词，没有实意；一说它应该是咒语，包含召唤超自然力量、祈求上天庇护之类的意义。

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。应该说，“霍列霍列”是一个既神秘又古老原始的语言，是人类向大自然传达出的心声……

霍列，霍列

狼髀石

觉罗康林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霍列霍列. 狼脾石 / 觉罗康林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060-7529-9

I. ①霍… II. ①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21184 号

霍列霍列: 狼脾石

(HUOLIE HUOLIE: LANG BISHI)

作 者: 觉罗康林

策 划: 轩辕改之

责任编辑: 姬 利 王晓枫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18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529-9

定 价: 2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258029

霍列霍列

在我小时候，有一天，突然变天了，头顶上面的天空被一层层黑毛毡一样厚实的云团填满，一道道闪电撕开云团扑向地面，把震耳欲聋的雷声一次次送到屋顶上来，要把屋顶炸开的样子。我吓坏了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奶奶一把把我揽进怀里，抚摸着我的头，嘴里一遍遍念叨：“霍列霍列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霍列霍列”的声音，它好像在我和屋顶上隆隆作响的雷声之间筑起了一道隔膜，把我保护起来。

过去很多年，等我长大成人，我才知道，“霍列霍列”是萨满神歌里的唱词。至于它的含意，大家说法不一，一说它只是一个衬托词，没有实意；一说它应该是咒语，包含召唤超自然力量、祈求上天庇护之类的意义。

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。应该说，“霍列霍列”是一个既神秘又古老原始的语言，是人类向大自然传达出的心声……

目 录
Contents

引子	001
瘸腿爷爷	004
决斗	021
莲花儿	041
挑马	066
狼髀石	092
荒野回唱	114
对手	129
地邪	145
系在牛尾巴上的故事	161
卡拉库鲁克的命运	179
沙银乌珠	204
尾声	220

引子

小时候，奶奶告诉我，长我这种老虎眉毛的人胆子都很大，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所以，我一直都很自信，真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。可是，在罗布泊附近的沙漠中间，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。“我听到我的上牙磕碰下牙的声音。我在打哆嗦，不是因为冷，太阳虽然消失不见了，天气还是照样暴热，就跟在蒸笼里一样。我是害怕了，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、这么真实，又这么简单，好像就隔了一道线，线这边暂时还是我，线那边就不是了。”

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沙尘暴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闭上眼睛，开始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：“霍列霍列……”

也许是吓蒙了，我搞不清楚回响在我心里的声音到底是自己的还是奶奶的，它像幽灵一样飘忽不定，一会儿感觉近在耳旁，一会儿又远在天边的样子。最后，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被一阵狂风吹走了，消失在大沙漠中。

沙尘暴统治了整个世界，耳边只有“呼呼”的风的声音，飞扬起来的沙粒像子弹一样打在脸上，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尘土味道，天地之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大坟墓，我们无处可藏、无处可逃，陷入极度的恐慌和绝望当中。

我听牛娃子说：“我们要被埋在这里了。”他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

地方传来，很小可是听得很清楚。

我没吭声，心里很慌乱；李文好也没吭声。

牛娃子差不多用哭腔嚷嚷道：“我、我可不想死在这儿！”

“闭嘴！”李文好闷声闷气吐出两个字。

牛娃子真就闭嘴了，不再说话。

我想睁开眼睛看看四周，可怎么也睁不开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蒙住了一样。我一下子想起了瘸腿爷爷，想起碾米坊里那头蒙住眼睛的驴，想起阿娜和她的孙子托克塔洪，以及那个被风沙掩埋的叫可可罗布的美丽的小村落……

牛娃子在我身后死死拽着我的衣服。我原地踏步动了动两只脚，感觉鞋子里已经灌满了沙子，还有身上衣服里。

“赵记者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”李文好闷声问我。

我拽拽他衣服，表示听到了。我不想张嘴说话，嘴巴一动沙子就往里灌，牙齿间“吱吱喳喳”的，很难受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他的声音很闷，好像鼻腔里发出来的。

“嗯。”我也用鼻音回答。

我感觉他脚下动了动，接着慢慢转过身来。我费劲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隙，可什么也看不见，面前一团漆黑。他摸索着拉住我一只手，紧紧握住，说道：“谢谢！”

听他说“谢谢”，我一下愣住了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。本来，我正要对他和牛娃子说“对不起”，如果不是我，他们两个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。不等我开口，他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们三个死在这儿，你是最冤的一个。”

“对不起，是我把你们拉进来的。”我说。我吃了一嘴沙子，上牙咬到下牙发出“吱吱”的摩擦声。

“最冤的是我。”牛娃子在我身后嘟囔道。

我们都不说话了，三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，任风沙吹打在脸上、身

上。很早，我第一次听到“莲花儿”的故事，心里也有过一丝害怕的感觉，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好奇，我非常希望自己能遇到一个女孩子，遇到像莲花儿那样漂亮的女孩子，不管她是不是棺材板变成的，我都不会害怕。

“看来我们真要葬身沙漠了。”我心里这样想。不知怎么，这样想过之后，心里的恐惧和绝望反而一下消失了，就像雨过天晴一样，感到一阵轻松，脑海里开始跟演电影一样浮现出过去岁月的一幕幕画面。我看见了奶奶慈祥的面容，她站在大门口朝我招手，我又看见上海来的漂亮的阿拉姐，还有香格里拉的顿珠兄弟……也许，当一个人身处绝境当中，留恋人世间的唯一方式便是回想过去的岁月，不论美好，也不论艰辛，一切都变得那样难以割舍……

瘸腿爷爷

—

有些事，时间过去再久，你都会记得它们，就跟记得你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门朝哪边开一样。我有时也会怀疑，到底是我自己不愿放弃它们还是它们不肯离我而去？锡伯族老人常说一句话：蝌蚪长大尾巴就没用了，如果有用，老天一定会给它留着的。是啊，或许忘不掉的记忆也一定有它的用处……

那个时候我应该还没上学，差不多每天都是在生产队马号旁边的碾米坊里度过的。碾米坊里有个瘸腿爷爷，他年轻时当过民族军，到处去打仗，把腿都打瘸了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所以他不用干活，一整天都坐在碾米坊门口的木头凳子上晒太阳。碾米坊里干活的是另外一个驼背老头，他是地主，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，手里整天拿着一把扫帚和一只簸箕，跟随那头用皮罩子蒙住眼睛的驴后头转圈圈。

一次，我跟奶奶去亲戚家玩了两天，回来第二天就去找瘸腿爷爷，见面的时候我想跟他握一下手，大人们都是这么做的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伸出一只手，他冷冷地瞥我一眼，有些傲慢地重重“哼”了一声，声音是从鼻孔里发出的。然后他嘟哝道：“小东西，没大没小。那，里边那头驴想跟你握手，你去握握它的蹄子。”说时他抬手朝碾米坊里指

了下。

他不跟我握手，我感到有些尴尬，把手收回来塞进口袋里。

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，她有些大惊小怪的样子，瞪大眼睛盯着我说：“驴蹄子可不长眼睛，离它远点。”

“驴蹄子不长眼睛”，这话瘸腿爷爷也说过。一次，驼背老头不小心把手里的簸箕掉地上了，瘸腿爷爷就提醒他说：“小心点，老东西，驴蹄子可不长眼睛。”

那个时候，在我那个年岁，想搞明白大人们讲的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奶奶经常吓唬我，说：“快闭上眼睛，不然长头发女鬼来抓你了。”

长头发女鬼从来也没出现过，即使我睁开眼睛躺到半夜不睡觉。显然，奶奶这话是骗人的。那么“驴蹄子不长眼睛”这话是不是也是骗人的呢？也许驴蹄子是长着眼睛的，它能看到蹄子下面的路，即使把它的眼睛蒙住。

瘸腿爷爷给我讲过很多故事，大多是打打杀杀流血死人的，只有蒙住眼睛的驴的故事跟打仗无关。说来奇怪，在那么多故事里，让我记住的没有几个，而且记住的也都是些碎片，比如说他第一次端起枪瞄准敌人的脑袋，枪没响自己却吓得尿裤子了；还有，他腿被子弹打中，走不动了，躺在死人堆里装死，险些被一群乌鸦活活吃掉，等等。

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不是问过瘸腿爷爷，为什么要蒙住驴的眼睛这样的问题。不过我记得，在他给我讲为什么要蒙住驴的眼睛这件事之前，就像一本书应该先有序言一样，说了一堆铺垫的话，大概意思是，蒙住眼睛的驴用不着看见蹄子下面的路，因为人性善良的光辉照亮了它的心灵……当然，瘸腿爷爷的原话不是这样说的，他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，不过意思差不多。

蒙住驴的眼睛是一个偶然，但它体现出人性的善良，也正是这偶然的善举保护了驴同时也拯救了人自己，至于后来，让蒙住眼睛的驴拉磨

干活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跟善良、跟回报等等，没有任何关系。

二

瘸腿爷爷每次讲故事，就跟母鸡下蛋一样。母鸡下蛋爱磨叽，不管怎么样，它都会表现出很难产的样子，总要“呱嗒——呱嗒——”地咋呼半天，恨不得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它要下蛋了。瘸腿爷爷不是母鸡，可他也爱磨叽，比母鸡下蛋还要磨叽。

每当这种时候，他说什么我都会答应，答应给他拿一张干干净净的、没垫在屁股底下坐过的报纸，还答应给他抓一大把爷爷的莫合烟（一种土法加工的烟末）……

瘸腿爷爷抽莫合烟跟别人不大一样，吸进嘴里的烟气不会轻易吐出来，他把它们像吃东西一样吃到肚子里去。那些烟气在他肚子里溜达够了，最后才不紧不慢地从他鼻孔里冒出来。

一天，瘸腿爷爷突然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问：“小东西，你是好人吗？”不等我回答，他自己摇摇头，“这年头，好人已经不多了。”他深吸了一口烟，这次跟平时不一样，他把烟气含在嘴巴里，任它们一缕一缕地从他稀稀拉拉、东倒西歪的牙齿缝隙里往外跑。

“我不是坏人，爷爷。”我辩解道，心里觉得有些冤屈。

“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，就像好人也不大会告诉别人自己是好人一样。”

“奶奶说我是好孩子！”我盯着他皱巴巴的眼睛，差不多喊着说。

他也不理我，只管说自己的：“像我们这些老人，当然，比我们更好的是那些更老的人，比方说阿娜（维吾尔语，母亲），她可是有一颗太阳一样善良温暖的心。”

提到阿娜，瘸腿爷爷说话的态度都变了，变得跟吃饱肚子的奶牛一样平静而温和。

“爷爷，太阳等一会就暖和了，跟炉子一样。”我往瘸腿爷爷身边挪了挪屁股，讨好地望着他。

瘸腿爷爷瞟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继续吧嗒吧嗒一口接一口地抽着莫合烟。

头顶上面的天空变得干干净净，刚才散布在天空上面的像一把一把棉花一样的云团，被风吹走了。太阳从马号院子里高高的干草垛上面照射过来，晒在脸上身上，暖暖的。巷子里安安静静，水沟边上的杨树和榆树都已经脱落光了叶子，一棵棵看起来跟剪了毛的羊一样，在隐隐有一丝寒意的秋风里打着哆嗦。

“爷爷，阿娜是谁的妈妈呀？”我眼巴巴望着瘸腿爷爷问。

瘸腿爷爷没有回答我，他用拳头一下一下敲打那条瘸腿，幽幽地说道：“没有几天好日子过喽，天很快就要冷啦、下雪啦。”

我再往瘸腿爷爷身边靠近一点坐下：“爷爷，你见过那个太阳一样的阿娜吗？”

“不是太阳一样的阿娜，是阿娜的心像太阳一样温暖、善良。”瘸腿爷爷抬眼看看太阳，太阳光很刺眼，他低下头揉了揉眼睛，“我要是见过阿娜，坐我身边的就不是你了，是你爷爷的爷爷的……爷爷还是爸爸，反正很早很早，给你说你也不会明白。”他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，眯着一双皱巴巴的眼睛，睨视着我，“你知道很早很早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眼巴巴望着他。

我突然觉得瘸腿爷爷很高大、很了不起，在他变成瘸子之前，他应该去过天底下所有的地方，也就知道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。

“很早很早就是……”他就那么高高在上地眯着眼睛看我，“小东西，你可不能像你爷爷，他是个笨蛋，都是他做的那副破马鞍子，害我从马背上摔下来，跛子变成了瘸子。”

我下意识地盯着他那条木棍一样不会打弯的瘸腿，一下子不自在起

来，不敢抬眼看他，好像是我把他搞瘸了一样。

瘸腿爷爷把抽剩下的一小点儿烟屁股丢到地上，抬起那条好腿踩揉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瞧我一眼，“很早很早，大概是……”他伸出手指数了数，“三百年，不对，五百年还是七百年，反正几百年以前，阿娜和她儿子、儿媳妇，还有一个跟你一般大的小孙子，一家人住在一个小村庄里。这个小村庄没有咱们嘎善（锡伯语，乡村、家乡）大，不过很漂亮，漂亮得就跟画的画儿一样！”

我把屁股往凳子另一头挪了挪，离瘸腿爷爷远一点坐下。瘸腿爷爷说话的时候，嘴巴里飞出来雨点一样细细碎碎的吐沫，直往我脸上落。奶奶说，抽莫合烟的人的吐沫里有毒，落到脸上会变成麻子。

“一天深夜……”瘸腿爷爷说着突然收住话，转过头去朝碾米坊喊道，“哼一声吧，老东西，让我知道你还活着！”

从碾米坊里传出来驼背老头的咳嗽声，然后又剩下“吱吱”的石磨木轴有规律的摩擦声；那头蒙住眼睛的驴偶尔也会打一两个响鼻，声音很小，不像马号马棚里的那些马那么响亮。

瘸腿爷爷从口袋里掏出莫合烟袋，很小心地从折好的报纸上撕下一小片，撒了一点烟末在上面，开始卷起来。

“爷爷。”我小声唤道，提醒他继续讲故事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看也不看我，把卷好的莫合烟放到嘴巴上，划着火柴点上抽了一口。

“一天深夜怎么了？”我小声又小心地问道。

“哦。”他用手把嘴巴边上的胡须往两边抹了抹，“你知道什么叫沙漠吗？”

我使劲摇了摇头，表示我压根儿不知道、从未听说过。

“你当然不会知道了，别说你这个小东西，就是你爷爷也不知道沙漠是怎么一回事。”瘸腿爷爷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抽一口烟，又把烟气吞到肚子里去。这一次他没全部吞下去，我看见他的一个鼻孔里冒出

来一缕白烟。

“我爷爷知道!”我心里有些不服气,替爷爷打抱不平。

“好吧,你爷爷知道,那你就回家去,让你爷爷给你讲吧。”瘸腿爷爷瞪我一眼,气哼哼的样子,使劲抽了一口莫合烟,呛得咳嗽了几下,“小东西,回家去,你奶奶喊你回家吃午饭呢。”

“给我讲故事,要不、要不我不给你拿报纸了!”我急了,冲他嚷嚷。

瘸腿爷爷理都不理我,他朝碾米坊里喊了声:“收拾收拾回家吃饭吧,老东西!”

他有些困难地从木头条凳上站起来,拍打拍打屁股,瘸着一条腿,走进碾米坊里去了,把我一个人丢在门外面。

三

天开始冷了。早晨的时候,地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霜冻;当太阳升起来,地面上的霜冻便融化了,路上一片一片的泥湿,跟马撒的尿一样。

瘸腿爷爷也不在碾米坊门口晒太阳了,他在碾米坊隔壁的小屋子里坐着,小屋子里架了一只铁皮炉子,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。炉子旁边摆了几个木头墩子,靠墙有一把跟瘸腿爷爷一样老的藤条椅子,上面垫了一张黑色的羊皮,坐下去“吱吱”作响,好像快要散架的样子。那是瘸腿爷爷坐的位子,别人不能坐。炉子上面放了一只茶壶,茶水已经烧开了,把壶盖顶得“叮当”作响。小屋里弥漫了茶叶的香气,还有浓浓的莫合烟的味道。

“老家伙,怕夹尾巴呀,老是不知道带上门!”瘸腿爷爷冲刚刚从小屋走出去的一个老人嚷着,“去把门推一下。”他看一眼我。

我跑去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

瘸腿爷爷喝了一口热茶，把茶碗搁到椅子旁边立着的磨石上面，很享受地咂吧咂吧嘴，看看我：“你又偷你爷爷的报纸啦？小心你爷爷揍你，小东西。”

“是爷爷让我拿给你的。”我坐到炉子跟前的一个木头墩子上，烤着火。

“老家伙。”他哼哼着，又端起茶碗咂了一口，显得很开心的样子，“那天咱们讲到哪儿了？”

“一天深夜。”我赶忙回答。

“不对，是沙漠。”瘸腿爷爷说道，他看一眼放在石磨上面的报纸，“你怎么就拿了半张报纸，剩下半张呢？”

“我爷爷留下了，他要看上面的文字。”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觉得很骄傲，爷爷认识很多很多汉字，可瘸腿爷爷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
“臭皮匠还要看报纸，真是的。知道臭皮匠是怎么一回事儿吗，小东西？”瘸腿爷爷脸上有一丝贼笑，“锡伯人有句话：臭皮匠的嘴还不如打鱼人的屁股干净。”说完他咯咯咯地笑起来，笑得都险些从椅子上面滚下来。

这时驼背老头走进来，手里端了一只碗。他先给瘸腿爷爷添了点茶水，然后再给自己倒了一碗，出去了。

瘸腿爷爷笑够了，顺手掏出莫合烟袋，不慌不忙地卷起烟来。

他这是在笑话我爷爷，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，一声不吭地盯住他看。

他点上烟抽了一口，抬眼看看我，“你跟小狗一样盯着我干吗，想咬我？”

我摇摇头。我又清楚地看见他嘴巴里那几颗摇摇晃晃的牙齿，说话的时候，它们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。

“看在半张报纸的份儿上，咱们还是讲故事吧。”瘸腿爷爷把烟头上的烟灰弹到炉子跟前，看着我问道，“问你爷爷沙漠是怎么回事了吗？”

我又摇头。

“摇什么头啊，小东西，你是没问你爷爷，还是你爷爷不知道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我细声细气地回答。

“你问也白问，他哪儿见过什么沙漠，一辈子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伊犁河北边的呼勒加城（伊宁市）。”瘸腿爷爷脸上现出不屑的神情，好像谁都没有他见多识广。

我还忘了说，瘸腿爷爷不但会讲故事，他还会唱歌，一高兴就会哼上两句，就两句，一句是：“精河碧拉（精河：地名，位于准噶尔盆地边沿；碧拉：锡伯语，河流）奔腾的水流”，还有一句是：“三十四个民族军英雄”，后面就不知道“噜噜啦啦”唱什么了，再后面他就闭上嘴巴哼哼，声音从鼻孔里出来，“嗡嗡”的，听起来跟大马蜂的声音一样。

“沙漠在很远的地方吗，爷爷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是啊，在很远的地方。”瘸腿爷爷缓缓地点着头说道，“阿娜和她儿子居住的小村庄就在沙漠边上。”

“很远的地方在哪儿啊，爷爷？”我又问。

“很远的地方……歌里头不是有一条精河碧拉吗？精河碧拉边上就是很大很大的沙漠，大得都看不到边！”瘸腿爷爷说时举起一只手在空中比画了一下，表示大的程度。

“你到沙漠里头去过吗，爷爷？”我很好奇。

我的这句话就像一根鞭子，一下把瘸腿爷爷给抽精神了，他在椅子上直起腰身，瞪大眼睛盯住我，说道：“去过沙漠里头算什么，我们还在沙漠里头打过仗哪！”说完，他有些得意地将身体往椅子背上靠了靠。

“爷爷，你杀过人吗？”我盯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，问。

“杀人？你觉得杀人好玩吗？真是的！”瘸腿爷爷一下激动起来，狠狠地瞪我一眼，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抹抹嘴。他眼睛盯着炉子上的那只茶壶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心绪平和了，接着说道，“不过，打仗的时候，你要是不杀别人，别人就会杀你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”

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推开了，探进一个人头，问：“会计不在这吧？”

瘸腿爷爷看了看那人，回答道：“我这儿只有一头会转圈的驴。”

那人笑笑，缩回头，拉上门，走了。

我看着瘸腿爷爷，想笑，可没笑出来。瘸腿爷爷伸过手去拿搁在茶碗边上的莫合烟袋，手刚触到烟袋便停下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卷烟。最后他还是把手收回来，捋了捋胡须，好像这样也算抽烟了一样。

四

瘸腿爷爷拿“沙漠”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好些天，最后，他自己没有了耐心，干脆说：“沙漠就是有很多很多沙子的地方，多到从脚底下一直到天边。那个叫精河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沙漠。”

“你去过那个叫精河的地方吗，爷爷？”

“去过呀，怎么没去过。”瘸腿爷爷瞥我一眼，“我们还在那儿打过仗呢！”

“打仗？”我感到非常好奇。

瘸腿爷爷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有一天，我们正在营房里喝茶，哨兵突然从外边跑进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结巴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，‘国民党、国民党的大部队，到我们跟前啦！’大家一听，都吓坏了，丢下手里的茶碗，慌乱地抓起枪就往外冲。我们跑到外面，看见远处尘土飞扬，好像铺天盖地都是人！那个时候，我们全部人马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人。”

说实话，那个时候，我使出吃奶的劲，最多也就能数到一百，所以“一百”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数字；至于“铺天盖地”是怎么回事儿，我一点概念也没有，甚至都不如“一百”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字